

父亲的微笑

谭浩泉

国人祝福长者常用的一句话是：“祝您长命百岁！”1919年农历七月出生的父亲今年100岁了！尽管他老人家已离开我们8年，但似乎并未远去，因为我能在梦中常常见到他那熟悉的微笑。

约上世纪1974年开始，父亲有了人生第一张照片，到2009年逢91岁留下的最后几张照片，仔细翻看端详，他所有的表情几乎是嘴角上翘，眉毛上扬，上下唇轻闭微笑着，就像生活中的他一样，愁眉苦脸阴云密布的日子少，云淡风轻阳光在线的日子多。尽管一辈子大部分时间在与贫穷、苦难、饥饿、灾荒作斗争，他似乎更应该是一张苦大仇深的脸。

我知道，父亲的微笑，也许是生活重压下的无奈释放，也许是容易满足活着就好的最低要求，也许是母亲睿智能干给了他十分底气。无论是生儿育女、养家糊口、耕作稼穡、上山下田、挑箩抬重，他一年四季一头骡子一般拉车负重就行了。母亲是他的超级保姆、超级管家、超级保护伞，家庭内外所有事物，一概由母亲当家做主。如此一来，父亲就用不着太多操心类的“脑力劳动”了。2011年3月，90岁的母亲去世。母亲去世后，父亲经常做梦，梦中母亲说，老头子，你怎么还不来？父亲追过去，母亲又不见了。一辈子习惯了母亲作主，已阴阳两隔的父亲失去了主心骨、保护伞、当家人，既然母亲在那边召唤，就再由她做主吧！生命的最后时光，他坚决拒绝上医院抢救，在家也坚决拒绝打吊针输液，最后六天，他或许已觉得要油尽灯枯了，已是拒绝进水米。就这样，母亲去世后108天，父亲在生死边缘徘徊108天，尔后就赴那场生死之约，在那边相会了！刘三姐表达忠贞爱情唱出了“奈何桥上等三年”的惊心动魄，父亲怕母亲孤独，只让她奈何桥上等3个月零18天！

当然，父亲的微笑也可能来自他的单纯和干净。父亲一辈子与土地打交道比与人打交道的时间多得多。他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，一生没有胖过，年轻时也帅气过，有世界上最简单的履历：农民，种地。八九十岁后都一直在土里秧豆子、种花生、插红薯、栽油菜。好多次回老家，我都见他穿着灰黑土布衣服，在祖父曾祖父坟旁的水塘、土丘弯着佝偻的腰劳动，有时担粪，有时挥锄，有时挑土。见到我，他一句“回来啦？”就继续埋头干他的活。因为与复杂的社会打交道少，人与人之间常见为争权夺利的那种尔虞我诈、勾心斗角、阴谋算计、阿谀奉承、耍奸使滑、坑人骗人等，他一概不知，更加不会去做。别看他一身泥土，甚至还时常溅些粪沫子，但心底十分干净，用最脏的手赚人间最干净的钱，几乎没有什么人间恶念的污染。1958年修杨家台水库，民工每挑一担土，倒土时领一块工分牌，头脑灵活的趁乱倒一头领一块，父亲却实打实。人家早就散工回家了，父亲却天黑还未挑完，晚上继续挑，那时节天气十分寒冷，又冷又饿的父亲差点冻死饿死在工地。

父亲言语极少，一天到晚难得见他说几句话。可能为了弥补这个大大的不足，就用上了肢体语言——微笑吧。依循人性最自然最本质的向善要求，父亲一辈子从不伤害别人，甚至一只小动物。可谓没有言教只有身教。1975年，有个远房亲戚因为家里太穷，已到了外出乞讨的地步。已饿了几天的母子俩到谭家坳来“走亲戚”，父亲和母亲忙把母子俩安顿好，留他们在此住了三天，临别，还送了他们十斤米和20斤红薯。1977年我去蒋家桥上高中，学校需交100斤米，碾米时家里恰好有百多斤返销粮陈谷，陈谷砂子多瘪谷多，父亲毫不犹豫用新谷碾米。他没有明说，但他的心思我完全理解：年轻人正在长身体，大家都送好米，学生才生活得好。见父亲挑着沉甸甸一担白花花的大米走在楼梯塘边，我明白了什么是善良，什么叫宁亏自己不亏别人！

有人说，人的本事不在于他得到多少，而在于他能够承受多少，特别是承受失去多少。生于1919年的父亲，生活的时代可谓动荡不断，军阀混战、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、大跃进、六零年、文革，前头几十年，他能够带领一家子人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了，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才吃饱饭没饿肚子。他青壮年时期，就先后有弟弟、母亲、大妹妹、大妹夫、父亲诸多亲人离世，见证了人间太多的苦难和死亡，以至2001年母亲病重一场时，邻居半开玩笑半认真说：“六爹爹，看来要拆伴了！”父亲淡淡说：“实在要拆是老天爷的事，要拆也先拆我这边！”经历苦难越多，越容易把生死看淡。父亲的微笑，也许来源于一种达观和超脱吧。

“心里有鬼就阳火高，阳火高就不会碰到鬼！”1977年母亲去了云南姐姐家，家里事情更多，某天夜里，父亲命我去背米到大姐夫家，需爬过一座乱葬岗山包，他看出了我的胆怯，自信满满对顾虑重重的我说道。后来我慢慢明白，人立于世，或许真有神鬼之别。常干坏事造恶业的人呈现的是负能量、低能量，自然就身上正气不足，“阳火矮”，自己都会吓着自己，而正能量、高能量来源于善行善念的累积，对应的就是超越界的神吧。我认为，父亲一辈子敦厚善良、与世无争、光明磊落、心地干净、纯洁无染，他的微笑装满了正能量，应向超越界的神靠拢了。但愿已入时间永恒的父亲继续着他的微笑！

花生地

陈学阳

秋无约，风渐凉。伫立阳台，望向故乡的方向，我仿佛看到坡地里扯出的花生已饱满，丰实。

过去，老家前山光秃秃一片，几乎全是风化的紫色页岩。记忆中，父亲在坡岭到处垦荒，刨沙，育土，整成一块块红褐色的沙壤地，秋栽油菜，春种花生。

当油菜褪去金色的外帔，挂满青青长角果的时候，母亲就提前挑好壮实圆润的花生做种子，带着我穿梭在油菜丛里套种花生。打窝，播种，施肥，盖土，浇水。十天过后，母亲会去地里走一走，看一看，视花生发芽情况补种。待到花期，明亮的小黄花便开满山坡，点缀在丛绿之中。密密麻麻的花针，躬身向下，像胡须，像牛毛，争先恐后，一股劲儿地往沙土里扎。花落，针入，果生。母亲也像果针一样扎在花生地里拔野草，用柴火灰拌细泥沙，一窝一窝地培土，如一座移动的蹲像。

果针入土两个月后，随手找出一棵，就可看到一串串鸡头状的白幼果，外壳柔软，仁儿浅红，入口嫩甜，鲜香。这时候，山鼠开始频繁出没，坡上的花生有些儿被糟蹋。我问母亲，何不放上鼠药？母亲却说，万万不能，如果让鸡啄上就不好了。母亲是在担心邻里那满山满岭跑去的鸡被鼠药毒死。有一次，一个放牛娃趁母亲荷锄回家做饭的时候，悄悄地潜入地里，偷偷地拔花生，被哥抓住。哥正要揍他时，母亲来了，喝退了哥，也不责骂，只是说：“花生还有熟，啥时候是水籽，可惜哒，收花生时来我家里呷，快走！”

农村的活儿没有尽头，总是一桩紧接一桩。“双抢”过后，当地里花生叶泛黄变疏，布满褐点，看起来像奶奶脸上长的老年斑的时候，花生熟了。当然，播种的时间不同、土质相异、管护有别，收花生便有早有晚。早花生可在月半节吃上，晚花生则要等到中秋。扯花生得早，得在晨露尚未蒸发正滋润沙土的时候赶到地里。土湿，松软，花生能轻松地拔出，脱漏在土里的就少。如果沙土板结了，或是种在黄泥田里的，须用锄头一窝一窝地挖，挺费劲的。

我迷迷糊糊地跟着父母到达坡地，天边才微微现出殷红的曙色，清露雨滴一样坠在花生叶上，晶莹，透亮。父母低头弯腰，拢起一窝花生穰，靠近根部使劲一扯，一团怀抱土的花生穰拔了出来，猛一阵甩抖，蓬松的泥土哗啦啦落下，白麻麻、胖嘟嘟的花生相互挤着，像一枚枚耳环尽现眼前，丰满，成熟。我把拔出的花生穰堆成一堆堆，时不时摘下一颗，剥壳，往嘴里送，嫩脆，有点清甜。扯完一片坡地的花生，太阳才探出头来，父母早已汗流浹背，额上汗珠不

停地往下掉，眼角、脸颊，不知何时沾上了泥。我在穰堆上坐了一会儿，他们仍未歇下来，依然赶往另一片坡地。扯完自家的，他们又帮满奶奶扯。

母亲砍下长杜荆，钩连成荆绳，把花生穰一堆堆捆好，让父亲挑回家，堆放在堂阶上。等到月光洒满院子的时候，拿出谷箩，拎来矮凳，一家人开始摘花生。摘花生得讲究技巧，一手攥住花生穰，一手抓满花生果，用力一转，花生就悉数脱落到掌心。邻里的伯娘婶娘丢下碗筷，煮完猪潲，便围过来帮忙，边摘花生边聊家长里短、村里趣闻。奶奶从箩里盛出一盆刚摘下的花生，搓洗，用盐水煮熟，端给院子里乘凉的爷儿们和听故事的孩子。盐煮的花生，咸咸的，粉粉的，是另一种风味。孩子们边吃边唱着谜语：“麻屋子，红帐子，里面睡着一对白胖子。”“白胖子，挤帐子，醒后戴上黄帽子。”有时，父亲还让我边摘花生边背诵许地山的散文《落花生》。摘过花生穰，母亲又仔仔细细查验一番。也有个别的花生，像机灵顽皮的小孩子，躲藏在茎藤上，但终究没逃过母亲的眼睛。母亲洗净一部分花生穰喂牛，剩余的全扔进了池塘……秋初的夜晚，院子像炸开锅一般，热热闹闹的，大人人们的愉悦似乎湮没了白天的疲累。

花生甫一晒干，好酒的父亲便抓一颗贴近耳边摇了摇，嚷着要剥花生仁，时不时炸上一碟下酒。剥花生留下的荚壳，母亲舍不得扔，装入蛇皮袋，堆放在柴房，做了冬天烤火炉的“火引子”。我和哥也常常用它来给“甩火筒”生火。年关，母亲就算再忙，也还得做花生酥，摆放在团盒的格子里待客。母亲做的花生酥，香甜，酥脆，可她从不逢人炫耀。

栽油菜之前，父亲会扛着锄头，给花生地再翻上一遍，也能捡到不少的花生。有时恰巧搞到一个鼠穴，一堆花生惊现出来，便有半篮子意想不到的收获。当然，经过雨淋，它们之中也有少量的在沉睡中苏醒，发了芽。雪白的芽茎，嫩黄的芽帽，挤破荚壳，探出头来。母亲把花生芽濯净，油炒，加蒜，又是一道脆牙爽口的好菜。虽然后来我怕伙伴们笑话，不屑也不愿去拾漏，但父母仍保留着捡花生的习惯。

那年秋初，我和哥一同考取了大学。学费缴不齐，全家人都急了。父亲除了留足种子，将新收的花生全挑到蒸市街卖了。母亲说，从那以后的四年里，父亲一直没饮酒，也没嚷着炸花生米，稍有空隙就在山坡上扩宽花生地……

时隔二十多年，我再次靠近那片坡地，一种久违的温情便在微凉的秋风中蔓延。虽然，杂草已掩盖了坡地和坡上崎岖的小路，但我仍能分清那一块块属于我们家的花生地。